

# 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八）3

条大柱顶着屋盖，然后才是一排办公房间。这间村公所想是年久失修，连礼堂上的三合土地板，有几处露出红色砖头，也有成了窟窿。

“怎么没有人？”我问。

友伴沙益告诉我“他们可能出去操练，我们到里面看看。”每个房门锁着。约一小时，出去操练的队伍回来了，他们满身大汗，一回来就躺在地板上。我用心算了算，有17个人，只有6支真枪，其余都用竹枪。其中有一个像是队长，只听他严肃地说“谁吃了要记住付钱！”其实他说的时候，沙益的糕早被肚子空空的战士像秋风卷落叶，一个人一块或两块“一扫而空”。我真替沙益担心，“他们吃了不付钱怎么办？”但沙益似乎心里有数，低声告诉我：“别看他们狼吞虎咽，他们是有纪律的。”最后那位像队长的人走过来，问沙益钱的数目够不够？难怪沙益这样笃定，我心里暗暗佩服这些战士的诚信，守纪律。

我们在格里安镇住了一个多月，风声越来越紧，从泗水逃难途经小镇的难民倏地少了，据说我方为避免伤亡过大，逐渐向后方撤退。这时难民所发出通知，愿意撤往内地的请速登记，有卡车运送。撤退有两条路线，一条是往西撤退路线——惹班，绒网……，一条是往东沿海撤退路线——岩望，庞越……，我们住在陈厚叔叔的几伙人家是同进退的。大家商量认为，回泗水敌方占领区暂时不可能，小镇格里安将会由后方变前方，撤往岩望水陆交通方便，且岩望也有难民所安顿，“退就退吧！”这是大家匆匆的决定。

在糕饼坊里，我看到

剪平头装慈眉善目老板，对我父亲说，“这些工钱虽不多，收下吧！”父亲接过，看了看周围似乎舍不得离开这地方。沙益和其他友伴知道我明天一早就离开，沙益把一包还很汤热的东西塞到我手里，轻轻说：“这是我母亲叫我带的鸡蛋，刚煮熟。”顿时我感到汤热的不单是鸡蛋，而是沙益和他母亲善良的心。我们的暂短相处竟像难分难舍亲人，其实我和沙益的母亲并未见过脸，却又如此熟悉。（最为遗憾当时没有问友伴沙益家里的地址，20年后我几次到格里安街上徘徊，希望能遇到他，也可能相遇不相识，岁月蚀人啊！）

格里安是一个朴素而美丽的小镇，在战火面前镇定、不惧畏。所以它在我心中，“格里安”成了“这里安”。怎么不呢，这里有深厚的同情，有令人难忘的“沙益纯真”。

几十年后，我有机会读到“格里安”一位华族诗人写的“格里安——我的故乡”，很优美，其中一段：

格里安，我的故乡  
一条小溪弯弯  
沿着羊肠小道  
流向东南，  
东南有座桥  
桥边有座镇水庙

今朝  
十五的庙堂  
月亮，依然圆满  
天空，依然蔚蓝  
香火，依然点燃  
成群的庙堂“公仆”  
云集一堂，祝寿祝愿  
侧耳倾听

“康乐”之声轻轻飘荡  
飘荡  
飘到很远的地方！

**（三）  
岩望善人杨彩绘  
照顾难民力亲为**

## 1

撤退到岩望的难民共3辆卡车，本规定上午10点出发，但带领车队的人喊这个回答是“请等一等”，喊那个也是“请再等等”拖拖延延，直到发出最后通知“迟者自负”，卡车车轮才慢慢转动。此时我极力往车外看，想寻找熟悉面孔，熟悉眼眸。沿途我看到，有大人也有像沙益一样的少年儿童，向难民车队挥着手，表示友谊。

这时又有两三辆卡车，载着满满青年人唱着战斗歌曲经过，卡车还用横布写着标语：“与其沦为殖民地，不如粉身碎骨！”、“追杀英军！粉碎荷英军！”、“驱逐英荷侵略军！”

这样的卡车，这样的标语，这样的歌声，充满斗志的勇士，川流不息，像江河大浪滚滚向前……

卡车颠簸了两个多钟头，到达岩望县城（Pasuruan）已是下午时分。（岩望县位于泗水——玛琅——庞越区域发展金三角地带，北临徐图利祖（Sidoarjo）县以及马都拉海峡，南傍玛琅（Malang）县，西接惹班（Mojokerto）县，东邻庞越（Probolinggo）县，且途径东爪哇经济主干道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）难民所设在足有一千平方咪大宅院里，看得出这本是一间豪华建筑，宅前的草坪虽踏的人多，昔时倩影仍隐约可见；几株剪裁成圆型小树已不再“圆”，绿意盎然仍未全失。拾级走进大客厅，客厅左右各有一间大房，再进去又是一座厅堂，栏干约一米高，很光亮，左右两则都有通道，通向两边走廊，走廊各有五六间房间。

现在这间大宅院成为难民所，让一百多个难民不致流离失所，给了安

居温暖，宅主若非大慈善家何能如此，宅主若非积德之家如何做到。这时难民所大厨房两个火炉正在热腾腾地烧饭炒菜，飘香过来的尽是华人同胞的温暖，尽是落难时刻得到的抚慰！隔天一早，当地中华总会的执事都来了，他们一个个和气可亲，问寒暄暖。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，心里在问：若非自古以来血浓于水一家人，何来如此交融情景？若非中华文化的承上启下何来如此义不容辞？

难民之间有后来成为著名新闻记者张植南一家，有泗水大众学校资深教师张明秀一家等。他们两家都是大家庭，一家有10多口，前面两间大房间，他们两家各居一间。他们都是文化人，又都是活跃份子，有关难民所的事务及跟外界的联系，自然落在他们身上。

照料一百多名难民一日两餐，的确是一项最繁忙的工作。难民所左侧走廊外搭了个大厨房，很光亮，厨房边用来洗涤地方也很宽敞，五六个人坐在那儿洗用具洗菜绰绰有余。上午7点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。刷洗用具，刷洗地板，弄得清清洁洁，有条不紊；从市场上运来蔬菜瓜果都放在这里，由妇女组处理。厨房里的伙食谁在处理？这个人每天抽出大把时间劳心又劳力，脸孔白里透红，身材略为瘦俏却很健康的人，他是谁呢？开始时有人猜是总会派来的总干事，一打听，真叫人吓了一跳，他竟是当地中华总会主席，一间糖果厂老板——杨彩绘先生。

杨彩绘其人其事：17岁时，他从福建泉州老家下南洋谋生，在东爪哇岩望一家面包厂打工，勤奋上进的他白天卖面包，晚上学习，学汉语，认汉字。后来，杨彩绘夫妻两

在当地开了一间咖啡店。这里不妨一提，在中国粤闽两省出外的人最多，似有所分工，如广东三色人多从事餐厅业，四邑人多从事工艺（木工铁工裁缝等），梅县客人多从事中药店杂货店。福建福清多从事布店，仙游人多从事自行车业，泉州人多从事米店咖啡店。等等。杨彩绘老先生年轻时开咖啡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有一次，一位喝咖啡的潮州人看他们夫妇为人善良，勤劳朴实，愿意传授他们做姜糖的技术，一起合伙开工厂，成立了当时的“亚洲糖果厂”，销售薄荷糖和姜糖，经过他们的悉心经营，亚洲糖果厂很快在爪哇风行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，并很快的波及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。1930年，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爪哇岛，人们都面临着失业，经济困难，糖果销路也受阻。当时，供应包装的印刷厂又生产了太多的包装纸，亚洲糖果厂由于糖果无销路，经济困难，无法付清印刷厂的债务，只好宣布破产。

破产之后的杨彩绘夫妇再次回到老家，做起了农民。但是家乡依旧如此贫困，让他看了感觉不到一丝前途。于是，再次回到了岩望，决定从头起步，可是从头起步没有资金，谈何容易。1935年，在一位台湾医生的帮助下，筹得了175盾，成立了新的亚洲姜糖厂，取名为“新亚姜糖厂”。杨彩绘在发展事业的同时，也不忘资助岩望市的教育事业。

新亚姜糖专注于生产、经营以印尼火山小姜为原材料的特色糖果及食品，产品种类繁多，姜糖口味更是多达十几种。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，团队整合了众多国内外